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怀念

# 老兄的心灵 闪烁着人间的至美

□朱树松

呜呼！老兄你走得这么急，我虽然心里好像有数，但总不想让这个“数”成为事实。今天看了天气预报，说又遇冷空气。念及老兄憋气之病缠身已有几年，随即拨通了老兄家电话。谁知，电话一通，却是噩耗，老兄竟已驾鹤高飞，2013年4月11日，竟成了与老兄阴阳相隔的日子……放下电话，心头一紧，如结块垒，双目恍惚，头脑空洞，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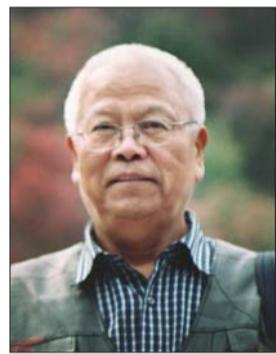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泰安工作的时候，老兄你已是享誉齐鲁、大名鼎鼎的文艺评论家了。老兄主编的《文艺百家》让我爱不释手，你的大名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徘徊。当我鼓起勇气试探性地向老兄投去书法照片稿子的时候，老兄竟不论名分亲疏，只论作品好坏，把我——一个在基层工作的人的书法作品登在了刊物的封三上。当我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样刊后，激动得一夜未眠。对老兄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也激起了我投稿的勇气，随即又投去纪念张震寰将军的《我和将军在广东》一文。令我没想到的是，老兄热情地在省文联后院一座古旧的红砖小洋楼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也还是缘分吧，一见面，不但没有打憷，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叹，又似故友之情深，我与老兄面对面侃侃而谈，一下子就聊了近三个小时。老兄的坦率、多识、独见、豪爽、凌厉、不流于世俗的神态与语言，让我钦佩之至。记得你曾说过，你年轻时，有幸参加过省委派出深入农村调研的工作团，你的工作热忱、敏锐见和文字才华，让领导看上了你这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几次挽留欲把你调入领导机关，都被你似乎无情却是率真的“我是干业务的，不会当官”的语言而拒绝，以致你的一生都在“伏案爬格”上默默地奉献着。

后来，我来到省文联工作，我在书协，老兄是创作研究室主任，因有先前的一面之交，双方心理上都没有什么生疏的感觉。潜移默化，时间一长，承蒙老兄不弃，遂成好兄弟。

2006年夏天，老兄因书法专访我的时候，在南山黄巢小酌。那次专访，老兄一篇情文并茂的《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漫谈著名书法家朱树松书法艺术》分别刊登在《大众日报·大众书画》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上。我非常感动，遂有诗曰：“霜鬓玉堂流韵致，锦心欲鼓铁钩痕。花魁怒绽黄金地，勃勃空灵醉魄。”往后的日子里，老兄的思路、灵感迸发，犹如开闸泄洪，喷涌而出。不嫌我之愚鲁不才，连缀奋笔，一股脑评论了我的诗、文及易学研究与应用，以其浓情厚望激励我“更上一层楼”。而今思之，汪然出涕！

老兄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民族气节、贫苦的红色家庭里，自幼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

## 逝者档案



- 姓名：武鹰
- 终年：74岁
- 籍贯：山东临沐
- 生前职业：一级作家、资深文艺评论家

了，不很快就成了大学问家吗？于是，老兄便一本本翻读起来。要不是一位老先生“学问是循序渐进的”中肯开导，使老兄从自己的幼稚中跳了出来，那当今集学者、评论家、作家于一身的老兄怎么会耀眼于文坛呢？于是，老兄便平心静气踏踏实实地一头“钻进知识海洋，贪婪地汲取精神营养和文化文学乳汁，博采众长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故使自己的文学研究成果结结实实、沉甸甸，没有那种空空洞洞的泛泛而论，也没有那种故弄玄虚的哗众取宠之心，总是把耿耿直直地做人和老老实实地为文结合起来，思想的稳健性、深刻性总是与理性的完整性、资料的实证性交融在文章里。”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积淀，老兄以独特的文笔构建了自己的话语，终于铸造成了一位“学者型的评论家，评论型的学者，又是作家型的学者和评论者。”（摘自武鹰《未了集》朱德发序）

读老兄的散文，总被那发自心灵深处的笔触所感染，那脍炙人口的《虎口余生忆母亲》、《致我心中的精灵》、《雁引思念去》、《啊，雪莲花》、《情寄书海》、《无言者的歌》等，就像激情翻滚的波涛，深远地奔流，轰鸣在我的心中……

老兄的文评，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还原历史特定的环境和文化语境，设身处地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视觉综合评价。笔触活泼潇洒，不拘一格。老兄曾先后评论了田间、张天民、贺敬之、丁玲、叶圣陶、周而复、王蒙、鲁彦周、孔林、苗得雨、肖君和、王润滋、桑恒昌、王延辉等诸多闪烁在文坛的新老星斗，字字句句，“评之得体，述之有据，以理启人，以情动人。”（摘自武鹰《未了集》朱德发序）

老兄是山东临沐人，退休在山东省文艺创作室主任、《文艺百家》主编、社长的岗位上，是国家一级作家、著名资深文艺评论家。自上世纪50年代末，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就见诸各大报刊，发表诗、文等50余万字，主持编辑出版多种图书等400余万字，影响深远。

老兄是用纯真的心灵与人交往，老兄的心灵闪烁着人间的至美。老兄的文章，也是纯真心灵的流淌，字句之间无不体现着老兄的情怀、品格。正如著名画家陈玉圃先生的早年诗作《寄武鹰兄》中所吟：“洋洋千顷浪，巍巍万仞山。君才不可量，卓识月行天。闪烁文章著，峥嵘铁笔悬。兴来摇五岳，烟云满大千。慷慨多壮志，雄心惊文坛。”而今老兄走了，老兄的文章，却如闪烁的星斗，铭刻在碧天，照耀在我的额前；老兄的英名，一如雄伟的里程碑，已经矗立在我的心中；老兄高尚的品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仙游鹤翔远，高处不胜寒。万望多保重，莫忘把衣添。呜呼！我的老兄……

## 布衣之交

□马景瑞

九哥大我三岁，和我同村同宗。虽说同宗，论支派却并不近，早已出五服了。只因两家住得近，脾气相投，走动也勤，经常互通有无，便觉得比别家亲近些。我和九哥从很小的时候就在一块儿玩，算得上光腚的朋友。

记得小时候，九哥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天天黏着他。春天他挎着竹篮去挖野菜，我也去挖野菜；夏天他拿着根绳去拔草，我也去拔草；秋天他扛着耙子搂柴火，我也跟着搂柴火；冬天他滑冰打雪仗，我也跟着凑热闹。大人说我是九哥的“跟屁虫”。九哥喜欢我，愿意带着我，还处处护着我。他长得浓眉大眼，高高壮壮，同龄的小孩都怕他。有时我和别的小孩发生争执，他先吓唬人家：“别欺负我弟弟，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夏天拔草，有时我嫌热偷懒，拔得很少，九哥就从他拔的草堆上抱一抱给我，说：“回家别挨大人说。”这些细微的往事，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和九哥一块儿上小学。我由小学上了高小，后又上初中高中，再上大学；九哥兄弟姊妹多，家里拮据，念了四年小学，大人就不让念了。他虽上了四年小学，却认识不少字，能看白话小说一类的闲书。放了暑假、寒假，我还是常常找九哥玩，有时也给他送本书看。他很高兴，笑着说：“好好念书，把我那份也念出来。”1967年春天，我还在济南念大学，听说九哥结婚了，我精心挑选两枚毛主席像章送他，他和新嫂子非常喜欢，天天戴在胸前。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的县城工作。妻子儿女在农村，我经常回老家帮着干点活。后来土地分到户，自种自吃，我要回家忙活。

夏种秋收，活多又重，常常把人累个半死。九哥总是撂下家里的活，先帮我干些重活。从分田到户一直到我全家搬离故土，十多年间，九哥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每每提起，他总淡淡地说：“你不常干活，我怕你累着。”

九哥不抽烟，不喝茶，就爱喝点酒。也喝不多，一天一顿，一顿二两。

知道他这个嗜好，我都带两瓶酒送他。平日他舍不得喝，只喝散装酒，来了至亲好友才拿出来，说：“我兄弟送我的，尝尝，味道怎么样？”九哥知道我爱喝玉米粥，每年秋天收了玉米，他总是抓紧磨十来斤玉米面送我，说：“今年新收的，熬粥又黏又香。”我也不客气，高兴地收下。

1990年4月，我被选为副市长。九哥听说了，邀了几个好友在家里喝酒，他说：“论人品，论才学，我兄弟当之无愧。”据说那天他破了例，喝了半斤多酒，喝醉了。当副市长的那几年，只要回家，我总去看他，也忘不了送他两瓶酒。他常说：“你太忙，别老挂着我。多为老百姓办些实在事。”村里不少人知道九哥和我关系好，有人就托他找我办私事，他说：“我兄弟的为人我知道，乡里乡亲的，能办的事他一定给办；不能办的，我去找他也白搭。”我在任上，九哥没有因私事烦扰过我一次。

二十世纪伊始，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九哥特地跑来安慰我：“干了几十年工作，也该歇歇了。”我说：“退下来，我打算写点文章，练习毛笔字，看看书。”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我还怕你退下来心里别扭呢。”我听了，心里暖暖的。

记得有两句古诗：“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我和九哥就是这样，见了面，话并不多，只是拉点家常，但若多日不见，他便想我，我也很想他。去年，九哥75岁大寿，我正逢72岁本命年，我让孩子开车把他接来临清家中相聚。

吃饭时，我俩边喝酒边聊天，相谈甚欢。我动情地说：“多年来，总是你护着我，帮着我，想着我，从没麻烦过我，我很感激。”他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这叫‘你好我好哥俩好’。如今赶上好时候，咱俩都要使劲活，多见几回面，多说几句话。”我频频点头。

有人说：“朋友不在多，在久。”我很赞成这个话。回想和九哥这位布衣朋友相处的七十多年，并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故事，只是心心相印地一路走来，历经岁月的打磨，时间的淘洗，交情更真更纯更厚，这是最可宝贵的。

## 儿时养蚕

□尤怡梦

我们一路上边走边打听，快到中午了，二姐兴奋地说“大妹快看，桑树！”前方的土坡上果然有一棵桑树，我高兴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二姐扶着自行车，我踩着爬到树上，我在上面摘，二姐在下面接，没多会儿我们就摘了满满一书包桑叶。

那是我上二年级的春天，一天二姐放学带回家一个巴掌大的纸片，纸片上密密麻麻地粘着黑色的小米粒，二姐告诉我，这是蚕种儿，蚕长大了能吐丝，蚕丝能织成丝绸，也能给爸妈做件蚕丝背心。二姐找了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子，把蚕种儿小心地放在里面。

每天上学前、放学后，我都会悄悄地看看纸盒子。第三天放学回来，我惊奇地看到几个黑小米粒变成白的了，旁边有几个比蚂蚁还小的小虫子。我忙喊来姐姐，二姐高兴地说：“是蚕宝宝出来了，我找同学要桑叶去。”不一会儿，二姐拿出几片小绿叶，在绿叶上撕了几个小口子放在纸盒子旁边，然后用一根鸽子的羽毛，轻轻地把蚕宝宝们一个一个拨到桑叶上面，蚕宝宝慢慢把桑叶上吃出了几个小小的洞。

蚕宝宝一天天地大起来，我们给它们分在5个盒子里面，每天除了喂蚕，还要把吃剩的干叶子和小豆粒般的蚕粪清理出来。过了不久，它们就蜕二次皮了，变得白白胖胖，大大的额头，棕红色的嘴巴，短短的小腿在桑叶上爬来爬去，然后食量大增。二姐说，同学家那棵桑树上已经没有桑叶了，可以用榆树叶临时替代。过了两天，二姐听说南部山区仲宫那儿有桑树，星期天吃过早饭，二姐骑自行车带着我就去寻找桑叶了。

蚕宝宝蜕完四次皮就不怎么吃桑叶了，它们成了“白雪公主”，身体洁白透明，姐姐说蚕宝宝就要吐丝了，过了几天果然在盒子边上结了茧子，一白一黄两个像带壳花生大小的茧子。二姐说这样不行，要让蚕把丝吐在平面上，这样才能做衣服。二姐找来一块一尺见方的面板，上面铺了一张白纸，一开始总有蚕跑到边上想要作茧，我们一发现就把它们放到中央，这样才能把丝吐成平面。如此反复多次，在鲜花盛开的时节，我们终于成功了——一块献给父母的“蚕丝面料”。

蚕宝宝蜕完四次皮就不怎么吃桑叶了，它们成了“白雪公主”，身体洁白透明，姐姐说蚕宝宝就要吐丝了，过了几天果然在盒子边上结了茧子，一白一黄两个像带壳花生大小的茧子。二姐说这样不行，要让蚕把丝吐在平面上，这样才能做衣服。二姐找来一块一尺见方的面板，上面铺了一张白纸，一开始总有蚕跑到边上想要作茧，我们一发现就把它们放到中央，这样才能把丝吐成平面。如此反复多次，在鲜花盛开的时节，我们终于成功了——一块献给父母的“蚕丝面料”。